

红粉霸王



廣州省圖書館

1947.6.8

二十四

白瑶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妖妇心肠歹毒，性情奸狡，王大哥别相信她的鬼话。”

田夫人连忙分辩道：“我那里还敢扯谎呢，王大侠不妨瞧瞧田仲实，定可看出他现下毒性发作，种种剧疼不住侵袭他全身。”

王元度向他望去，果然发现田仲实双瞳已紧紧收缩，面上肌肉微微抽搐，显示出正受无量痛苦侵袭。他沉吟一下，伸手运点田仲实三处大穴。

按理说田仲实应该神志昏迷，全身失去感觉才对，可是田仲实依然没有闭上眼睛，面上流露痛苦神情，一如旧惯。

王元度暗惊，忖道：“这等毒药之性烈得惊人，居然能使点穴手法也失去作用。”

至此，他已相信田夫人之言并无虚假，当即再伸手一拍，田仲实吁一口大气，闭上双目，就此解脱痛苦，魂归地府。

王元度转眼向田夫人望去，沉声道：“白姑娘所中的毒性也没得解救么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容易之至，只须合体交欢，立时复原如常了。”

王元度怒斥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田夫人吃一惊，这才省悟起对方并非邪恶之人，岂能把这等行为，视作无足轻重之事？

她连忙道：“不那样做也可以，只须过了七日，便自可无事。”

王元度对她的话不知信好还是不信好，便向白瑶琴征询意见。

白瑶琴也拿不定主意，说道：“王大哥瞧着办吧！”

王元度觉得很伤脑筋，想了一会，突然想出一个法子。当下伸手点去，田夫人顿时双目一闭，失去知觉。

他移步走到田伯厚面前，出手一拍，田伯厚顿时恢复神智，也能开口说话，单只不能动弹。

王元度问道：“你如若想少受点活罪，记住老老实实的回答，

如有一句与那妖妇所说的不符，我就让你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。”

田伯厚露出怕死阿谀的神情，道：“王大侠仅管问，小的决不敢有半句虚假。”

王元度厌恶地瞪他一眼，才道：“白姑娘所中之毒，应以何药解救？”

田伯厚道：“小的听那该死的妖妇说过，她身上几只药瓶中，有一个红色的瓶子，内中之药可以解得这位女侠所中之毒。”

他已转口叫田夫人为妖妇，完全是讨好对方。

王元度更感到此人之卑鄙可憎，当下又问：“那么解救田仲实的药呢？”

他故意利用田仲实的情况，印证他这话的可靠性。

田伯厚道：“救田仲实的解药是一个绿色药瓶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服下之后是不是能够恢复如常？”

田伯厚道：“那妖妇是这么说过的。”

王元度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虽是说出实话，但无奈被那妖妇所愚，以为真是如此而已，我现在要为世除害，取你性命。”

田伯厚吓得大叫饶命，口中祖宗爷爷的乱喊一通。

王元通决定了之事，不会轻易更改，根本不理睬他说什么，伸掌一拍，田伯厚登时没了声息。

王元度回头向白瑶琴道：“看来那妖妇说的竟是真话，你只好等七日之后，才能复元如常了。”

白瑶琴啜嘴一下，很想把内情告诉他，那就是田夫人说过她在七天之内，即不能行动，复又春情荡漾，渴望与男人交欢。但这等话却又殊难开口，只好吞入肚中。

王元度向田夫人走去，决意杀死她，为世为除去大患。

白瑶琴忽然叫道：“王大哥且慢动手。”

他讶然回顾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瑶琴道：“你最好问一问她的家派来历，这等擅长下毒的家派，据我所知，都十分诡秘古怪，说不定我们一杀死她，她的同党就会知道，你虽是不畏百毒，但若是全然不知敌人底细，总是暗箭难防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这话果然很有道理，王元度道：“好，不过她若不肯说出，我决不为了此事而让步，换言之，我宁可问不出一句话，也一定要杀死她。”

白瑶琴笑道：“我可没要你饶她啊！”

王元度也为之一笑，道：“或者是我太紧张了，这个妖妇实是令人感到十分憎厌，恨不得早点杀死她，免得心里不舒服。”

他继续走到田夫人身前，出手一拍，田夫人又回复了知觉。

王元度问道：“你出身何家？何派？外号和姓名叫什么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我姓田倒是不假，乃是毒教双姝之一，自从我师父死了，我就是毒教的掌门人了。”

白瑶琴接口道：“那也未必，你只是双姝之一，还有一姝呢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她是我的小师妹，姓葛名翠翠，自号毒姝，几时轮得到她做掌门人，假如这一次我得手成功，三个月之内，我就能杀死两个姓宣的老儿，然后就轮到翠翠这个小贱人了。”

这田夫人提及她仇人名字之时，忍不住流露出咬牙切齿之色，可见得她乃是记仇心极重之人。

王元度心头大震，却故意淡淡道：“宣老儿又是什么人？”

其实他一下子已联想到化名为乡老伯的宣翔，天下间也只有他这等一代宗匠，方能无惧于田夫人的毒药，这才会令她切齿记仇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早就给她毒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田夫人道：“那厮姓宣名翔，是一个外号无情刀，名叫管中流的师父，王大侠听过这人的名字没有？”

王元度摇头道：“从未听过。”

田夫人道：“前几年我被管中流所辱，暗暗跟踪，知他住在

嘉鱼，过去几个月，我潜往嘉鱼报仇，密查之下，找到了他师父宣翔家中，谁知道这个老儿有神鬼莫测的手段，我使尽一身武学，都不能使他中毒，反而被他暗算受伤，所以在这儿躲了数年之久，一来是避他，二来要修炼秘功报仇，唉！假如我这面情镜炼得成功，定教宣老儿死在我身上……”

白瑶琴讶道：“一面镜子就能杀人么？”

田夫人觉察她大有不信之意，立刻道：“那可不是一面普通镜子，那是‘情镜’，任何人一望此镜，登时神智颠昏，欲火焚身，定必求我欢好，这时我就可以使宣老儿乐极生悲，死在床等之上了。”

她话声略略一顿，又道：“这面情镜实是柔情蚀骨派的至宝，我师父昔年用本教异宝辟毒珠，换了柔骨派的情镜，这一来柔骨派固然无法向我们毒教施展任何媚功，我毒教之人亦无法暗算带得有辟毒珠的人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真真是一派胡言，世间那有什么柔情蚀骨派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怎么没有，柔骨派的掌门人欧阳媚，外号百变妖狐，据说十多年前还在江湖上行走，天下无人不知。”

王元度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她。”

田夫人道：“王大侠如是饶了我一命，愿以情镜奉献，这是无价之宝，你有了之后，想要任何女孩子，都可以随心所欲。”

王元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照你所说，你有了这面情镜，也可以得到天下任何男人了，但又为何不用此镜，去对付宣翔老人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不行，管中流炼的是无情刀，心性坚忍，他的师父自然更加高明，所以我定依照柔骨派所传的秘法，把情镜的魔力增强到无可抗拒的地步，才可使用，你们若知那宣老儿何等聪明，便会明白在没有把握以前，决计不敢让他知道我有这件宝贝。”

王元度毫不迟疑，摇头道：“我王元度平生磊落光明，要这

等邪恶之物何用。”

田夫人听出他口气中的坚决意味，打个冷颤，急急道：“王大侠不知那镜的好处，也还罢了，敝教还有一件至宝，天下之人无不想拥为己有，贱妾一并献上，只要换回这条性命。”

王元度方自摇头，白瑶琴已接口道：“那又是什么宝贝呀？”

王元度不由得回头狠狠的瞪她一眼，白瑶琴那么刁蛮的人，这刻似是也怕了王元度，直快道：“小妹可不是贪心垂涎，只不过想长点见识而已。”

王元度哼了一声，田夫人已说道：“那是敝教的秘典毒经，任何人得到这本秘笈，立时可以天下无敌。”

王元度忍不住驳斥她道：“照你的说法，早该天下无敌了，但你既有宣老人这个大敌在前，我王元度在后，看来这本毒经也算不得什么宝贵之物。”

田夫人怔了一怔，才道：“王大侠天生不畏百毒，贱妾也没有法子可想，但事实上得到此经的话，的确可以横行天下，难有敌手。”

她沉吟一下，又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本毒经分为上下两册，贱妾只有上卷，所以还不能达到精通变化的境界，如若得到上下两册，一齐参悟修炼，相信王大侠这等天生异禀，也禁受不住。”

王元度心中一动，淡淡道：“我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倒是想知道你师妹葛翠翠是这样的一个人？”

这回轮到白瑶琴向他瞪眼睛和冷哼一声，但王元度根本不理她，田夫人咬咬牙，说道：“这贱人无恶不作，心比蛇毒，这才迫得我只有两条路可走。一是杀死她，把毒经下卷也取到手中，一是远远的避开她，但这两条路都行不通真是气死人。”

王元度、白瑶琴一齐问道：“怎会两条路都行不通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先说第一条路，她因为得到师父钟爱，学得比

我更高，目前实是斗不过她，所以行不通。”

白瑶琴接口道：“第二条路呢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我们都炼过毒虫，皆有虫神，因她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我的下落，那怕千万里之隔，也无用处。”

白瑶琴道：“那么她为何不来找你晦气呢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我从来没得罪过她。”

王元度摆手道：“得啦！这等事咱们问她作什？”

这句话言外之意，分明要杀死这妖妇，以便上路。

白瑶琴忙道：“你的情镜和毒经放在那里？”

田夫人支吾道：“假使王大侠肯饶命的话，贱妾立即献上。”

白瑶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纵是饶了你的性命，但我不肯饶，你也是白费心机，倒不如这样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，首先你用情镜求得我答应饶命，再去求他。”

田夫人不敢讨价还价，道：“这情镜本来埋在地底，刚刚才挖出来，现下在我身上。”

王元度怒道：“谁稀罕这等物事。”

出手一点，田夫人身子向后便倒，业已气绝毙命，白瑶琴尖叫一声，道：“哎呀！你急什么，我正想诈出她的毒经，咱们瞧瞧看可有解救我中毒之法没有，但你却杀死了她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她也没有法子，可知毒经也无法帮忙。”

白瑶琴突然哭起来，一边咕咕啾啾埋怨不停。

王元度头痛起来，道：“好姑娘，算我错了，实在很对不起你，别哭了行不行。”

白瑶琴忿忿道：“那么你把那面情镜给我。”

王元度真怕她继续哭闹，便在田夫人身探索，果然找到一面用丝巾包裹着的硬物。他也懒得打开，迳自交给白瑶琴。

白瑶琴道：“你不打开看看，怎知是不是情镜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一定不会错了，我不要再瞧这种东西。”

白瑶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怕被它的魔力所迷，无法控制自己是是不是？”

王元度懊悔地想道：“这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她还要大胆任性的少女了，什么话敢说，从不会面红，我真是倒霉，才和她走在一块儿。”

白瑶琴见他不言语，便又道：“你枉称大侠，却连一块镜子也不敢看，将来再碰上这等异教之宝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王元度面色一沉，异常严肃地望住她。这等眼光，只看得白瑶琴浑身都不自在起来，不知不觉垂头回避。

只听王元度缓缓道：“好，我如不打开丝巾，看上几眼，谅你永远不会心服。”

他动手解开了丝巾，但见一块随圆形的金属，银光灿烂。但上面却有两个小小人像卧其上，却是金黄色的。

这两个叠卧在一起的人像，雕刻得十分细致精美，与真人无二，竟是一男一女，正在合体交欢。

王元度从来没见过这等淫褻的景象，不觉呆了一呆。旋即晓得这是情镜的背面，当下把镜子翻转，可就见了镜面了。

但见这镜面光莹晶亮，毛发可鉴，现出他自己面容，一如平常的镜子，没有什么可怪之处。

然而他多注视一眼，立时感到不对，这镜面上的反射光线好像特别强烈，有某种奇异的感觉从双眼渗透入心。

而他也顿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，脑海中闪掠过镜背的男女交欢人像，他很想反转过去再他细观看那对人像的姿势。他记得那个女像不但曲线玲珑，惹火之极，同时面貌娇美媚艳，也须再加细看。

他尚未翻转镜子之时，心中又泛起白瑶琴的影象，那却是她当裸胸露臂的背影，并非她平时的模样。

王元度大吃一惊，忖道：“我以为已忘记了她那天晚上的模

我更高，目前实是斗不过她，所以行不通。”

白瑶琴接口道：“第二条路呢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我们都炼过毒虫，皆有虫神，因她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我的下落，那怕千万里之隔，也无用处。”

白瑶琴道：“那么她为何不来找你晦气呢？”

田夫人道：“我从来没得罪过她。”

王元度摆手道：“得啦！这等事咱们问她作什？”

这句话言外之意，分明要杀死这妖妇，以便上路。

白瑶琴忙道：“你的情镜和毒经放在那里？”

田夫人支吾道：“假使王大侠肯饶命的话，贱妾立即献上。”

白瑶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纵是饶了你的性命，但我不肯饶，你也是白费心机，倒不如这样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，首先你用情镜求得我答应饶命，再去求他。”

田夫人不敢讨价还价，道：“这情镜本来埋在地底，刚刚才挖出来，现下在我身上。”

王元度怒道：“谁稀罕这等物事。”

出手一点，田夫人身子向后便倒，业已气绝毙命，白瑶琴尖叫一声，道：“哎呀！你急什么，我正想诈出她的毒经，咱们瞧瞧看可有解救我中毒之法没有，但你却杀死了她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她也没有法子，可知毒经也无法帮忙。”

白瑶琴突然哭起来，一边咕咕啾啾埋怨不停。

王元度头痛起来，道：“好姑娘，算我错了，实在很对不起你，别哭了行不行。”

白瑶琴忿忿道：“那么你把那面情镜给我。”

王元度真怕她继续哭闹，便在田夫人身探索，果然找到一面用丝巾包裹着的硬物。他也懒得打开，迳自交给白瑶琴。

白瑶琴道：“你不打开看看，怎知是不是情镜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一定不会错了，我不要再瞧这种东西。”

但假如真个跌倒，必死无疑，他全凭盖世的意志毅力，奋力支撑到出了大阵才倒下。

现在虽然煎熬压迫他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，亦不极度疲倦。但他却晓得一旦被欲念战胜，此身从此沉沦，永远不能在欲海中自拔，亦将失去他在武林中的一切，因此，他又一次使用意志的力量。

白瑶琴以饥渴的声音叫道：“啊，大哥，你为何还不来呀？”

王元度收起情镜，大声道：“我先把把房间收拾一下，搬走这些尸体。”

说罢，起身动手，先把田夫人和田伯厚两人的尸身挟起，走出房间。

他把尸体丢在另一个房间内，回来经过天井时，仰头深深呼吸几口，顿时感到欲火平息了不少，只不过在意识中，还有少许对白瑶琴肉体底残余的憧憬。

回到房间，又挟起田仲实的遗体，迅速出去，放在别的地方，然后走到厨房，舀了一盆冷水，把面庞浸在冷水中，一阵凉意，直透心中。

这一下很有奇效，竟使他脑筋清醒，欲念全消。他抹干脸上的水渍，望住早晨的天空出神。

他暗暗忖道：“白瑶琴并未受情镜魔力所迷，但她似乎比我还冲动，那种风情骀荡之态，看来大有蹊跷。”

此一想法，使他十分恐惧烦恼，只因他们还须盘桓在一起不知多久，又由于形势所迫，他们的行动必须守秘。

这一来，他们两比之正常之时，形迹必更亲密，也有许多机会缠在一起，免不了互相碰触到。

例如现下他们动身赶路的话，她既然无法举步，他自然必须抱起她离开此地，这等厮磨碰触的举动，实是极大的危险。

要知王元度也是血肉之躯，眼下是全凭后天的理智，抑制

着天性中的欲念，不让自己沉沦在欲海中。

可是他既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又深知白瑶琴有狐媚诱惑之意，如若向她求欢，一定不会遭受反抗。

这种种奇特的情况，形成了更强大的压力，迫使他向欲念屈服，去占有那具青春的肉体。

他仰天长叹一声，心下十分犹疑踌躇，自知现在虽是能够冷静地理智地分析形势，但见到她时……

见到白瑶琴之时，她的意志会不会崩溃呢？

王元度自家又深深的叹一声，暗自忖道：“我刚才虽是已逃过了一次色欲大关，可是她表现得如此奇怪，又如此勾魂蚀骨，我却是个男人，焉能终久抵抗得住？”

这正是他不敢立刻回去见她之故，如果他不是遭受过情镜魔力的侵袭，如果她不是表现得那么饥渴，如果她不是一定要自己抱着上路……他想来想去，脑子里乱得很，也就更加不敢回去见她了。

但老是躲在厨房亦非办法，他只能逃避一时，终久还要面对现实。因此，他极力筹思解决之法。

想了很久，还是没有妥善解决之法。他便动手生火做饭，把白瑶琴丢在那儿，暂时不去理会。

饭熟汤开之后，他没有动手盛饭，也没有送去给白瑶琴进食之意，却反而取出那情镜，沉吟把玩。

自然他大有深意，乃是想找寻出此镜的魔力有没有破解之法，好在白瑶琴不在眼前，尽可不用雇忌。

说也奇怪，此镜在这刻却一如普通凡欲之物，毫无奇奥之处。他又收了起来，长叹一声，走出厨房。

才走到天井中，突然一阵冷冷地声音传入耳中，却是一个女子口音，虽是如此冰冷，却仍然很悦耳。

那女子道：“你意欲何在？”

王元度吃惊地回头望去，但见后门已打开，一个女子站在门口，身上一袭粗布衣裳，乍看宛如寻常村女。

但她的举动以及娇美白皙的面貌，却显示出她并非寻常之人，也看不出她的年纪大小。

这是因为她看起来好像个少女，但细细看时，又好像已经有二十七八岁，在那时候的女子，鲜有二十七八尚属云英未嫁之身。

王元度拱拱手道：“姑娘贵姓芳名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好笑得紧，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在下王元度，甚望姑娘赐告姓名，俾便称呼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称呼是假，你想从我的姓名之中，看看能不能想出我是什么出身来历，是也不是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不敢相瞒姑娘，果然有这意思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的姓氏你决计没有听过。”

她双眼上上下下的打量对方，话声停歇一下，才道：“你到我家干什么？”

王元度大为惕凛，道：“原来姑娘是本宅主人，那么原住此处的田夫人，便不是真的屋主了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谁说她不是？”

王元度点点头，道：“那么你们两位都是本宅主人了？”

说话之时，已暗暗运功聚力，准备出手。

那女子态度暧昧地冷笑一下，道：“不对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只是田大嫂的邻居。”

王元度仍然小心戒备，但表面上却装出释然的神情，说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在下本来还疑你们是一家人呢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也没有说和她不是一家人，但这话暂时不提了，我请问你一声，你烧熟了饭，为何竟不取食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在下心事重重，所以食不下任何东西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这话倒是不假，刚才你看的是什么物事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是面古镜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给我瞧瞧！”

王元度摇头道：“不行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此镜可是你的么？”

王元道：“不是我的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那么是田大嫂的了，你抢动她的东西，又把她害死，自己可曾觉着这等行为有点欺人太甚么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到底是谁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姓葛，名叫翠翠，只是乡村中一个无知女子，你自然不会知道。”

王元度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令师姐曾经提起过葛姑娘，说你就是与她齐名的毒教双姝之一，看来葛姑娘的武功比令师姐强胜多了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什么毒教双姝？我就是毒姝葛翠翠，谁要跟她排在一起？但闲话少说，你交不交出情镜？”

王元度笑道：“这倒干脆，我也爽快奉覆一声，不行。”

葛翠翠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面情镜在你手中，从此可以在天下女人丛中，予取予携，所向披靡。但这也不要紧，你若然定要攫取此宝，须得签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王元度心想此女不知何时潜入宅中，可曾先向白瑶琴使了手脚？因此他不敢太过得罪她，随口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你把毒经献出，我就把情镜送给你，各行各路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假如我献出毒经的上卷，你就不向我们寻仇生事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葛翠翠沉吟一下，才道：“本教向来是睚眦之恨，亦必报复，像这等大事，岂能轻轻放过了你？”

王元度微微一哂，道：“照姑娘这样说来，你竟是毒教中最

宽宏大量之人了？”

葛翠翠道似不妨他这一笑，竟是如此的丰神俊逸，只瞧得怔了一怔，才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自家说过，贵教之人，向是睚眦必报，但你却可以宽恕在下杀死令师姐之仇，也甘愿放弃那柔骨派之宝，只要我献出毒经，就各行各路，互不相犯。这等条件听起来还不宽宏大量么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你晓得就行啦，毒经呢？拿来给我。”

王元度淡淡道：“在下还想知道一些事，例如你何时潜入此宅的？抑是一直埋伏在宅内某一处？”

葛翠翠怎知他的用心乃是设法探出白瑶琴有没有遭她伤害？在目下的情势之下，王元度实是不能抽身去查看，亦不能透露出这种担忧，免得被对方瞧出了弱点。

她道：“我刚刚赶到的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当姑娘见到令师姐的尸体之时，有何感想？”

葛翠翠讶道：“你问这些干吗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如若从实赐答，在下便可以晓得姑娘的为人了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过我自家也不知道见了她的尸体之时，会有什么感想？”

王元度皱眉道：“姑娘这话怎说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她呀！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如若不曾见到令师姐的尸体，为何晓得她已经身亡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我们毒教中人，便有这种本领。她刚才一死，我立时有了感应，迅即赶来。一进此屋，就见到你在审视那情镜。此镜乃是师姐从不离身之宝，由此可知你就是加害她的人。”

王元度暗中松一口气，想道：“如若她这话属实，则她尚不

知白姑娘的情形，假如那毒经上卷是在我手中，我真怀疑会不会交给她，以求相安无事之局？”

只听葛翠翠又道：“照理说，你见我出现，应该有某种反应才是，但你却没有这种反应，莫非这面情镜已经失去了魔力？”

王元度听不懂她话中之意，道：“在下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我看你拿镜的手法，便知未得秘诀，不晓得运用此镜之法。照理，你应该像野兽般向我扑来才对。”

王元度点头道：“这话有点道理，我只是天生自制力特强而已，倒不是此镜失去魔力。”

他忽然觉得这葛翠翠样子既长得美丽悦目，为人也相当老实。在她身上，似乎找不到邪毒的气质。”

当下道：“在下一点也不稀罕此镜，更不想攘夺贵教的毒经，这话只不知姑娘信是不信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信便如何？不信又如何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假使姑娘相信在下之言，在下便从实奉告，那卷毒经不在我手中，在下此生从未见过。”

葛翠翠面色一变，道：“听起来你似乎不肯把毒经还给我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在下从未见过毒经，教我如何给你呢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恐怕实情并非如此吧？”

王元度双眉一耸，道：“在下生平不打诳语，姑娘爱信不信，那是你的事，在下说过毫不稀罕此镜，这意思是可以把镜给你，咱们就各行各路，互不侵犯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不行，你如若不交出毒经，休想活道离开此地。”

王元度怒长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自己觉着有把握赢得我王元度么？”

葛翠翠怜悯地摇摇头，道：“你的气概诚然可佩，但其实却是不识时务之人。”

王元度的气反而平了不少，道：“你说在下是不识时务之人，

那就是说你相信定能赢得在下了？是也不是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不错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敝教最擅长跟踪报复，手段诡秘难防。任何人只要惹上了敝教之人，便有如附骨之疽，终身不得安宁，至死方休，你纵然是天大英雄，也难逃我的毒手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别忘令师姐乃是死在我手底，你只不过是她的师妹而已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原来你因此之故，便以为无须怕我，其实你真是大错特错。我和她固是同出一师所传，但成就完全不同。在用毒方面，我们各有千秋，难分轩轻。但论起武功，她可就远比不上我，你不信的话，不妨出手试一试，但在动手以前，我仍愿提醒你一句，敝教中人例是睚眦必报，一旦为敌，终身不解。”

王元度心中迅快地盘算道：“我虽然不怕她，但也犯不着与她终身为敌，假如她是个邪恶妖女，情势又大不相同。因为我可以毫不留情地杀死她。但她既然不似是邪恶之人，问题就棘手得多了……”

葛翠翠耐心地等待他作最后的决定，美眸凝注在对方面上，在她目光中，找不到一点杀机。

王元度缓缓道：“武功方面不必试了，在下相信姑娘一定比令师姐高强。在下甚望姑娘能信得过在下的话，那卷毒经的确不在我手中。”

葛翠翠沉吟一下，才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王元度无奈地耸耸肩，道：“姑娘坚不相信，在下也没有法子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你先把情镜给我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使得。”取出情镜，递了过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在下只是表示诚意而已，绝不勉强姑娘。但假如你因此而相信了

在下，从此不再相缠，自然最好不过。”

葛翠翠接镜在手，打开包裹的布，道：“你当真看过此镜么？”

王元度不知不觉转眼望去，目光触及镜面，突然心情大起波动，一方面感到恍惚迷惘，一方面欲火腾升。

只听葛翠翠发出吃吃的笑声，这一阵女子的声音，竟具有诱使他向她扑去的魔力。王元度晓得她故意发出笑声，以便提醒他有女子在他面前。他深深吸一口气，屹立如山，一转瞬间，丹田中透出一缕真气，已走遍了全身经脉穴道。

他冷冷道：“姑娘施展此镜魔力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葛翠翠现出惊讶之色，道：“好定力，无怪师姐栽在你手中了。”

她迅即收起情镜，又道：“我劝你还是把毒经交出来的好。”

王元度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面前这个美女，由于某种特别的训练，变成了死心眼之人。她只要认定了一件事，任何人也很难使她改变。这正是毒教中人为何一旦寻仇之时，一辈子都苦苦纠缠不休的道理了。

但想通了这个道理根本无济于事，他烦恼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平生说话，从未无人不信，即使是在下的敌人，亦是如此，想不到姑娘竟是坚不相信。”

葛翠翠道：“你晓得我不会相信就行啦，把毒经抛出来吧！你交还毒经的话，我一定恪守诺言，永不再找你麻烦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我没有拿到毒经，叫我如何交出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着瞧……”

转身欲行。

王元度叫道：“姑娘且慢。”

她转回身子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姑娘打算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葛翠翠道：“我去那里与你何干？”